

戈爾巴喬夫： 終結冷戰的革命家

●周陸洋

蘇聯末代領袖戈爾巴喬夫 (Mikhail S. Gorbachev, 1931-2022) 是備受爭議的歷史人物，論者的褒貶聚焦於他和蘇聯解體、冷戰結束的關係。有人認為戈爾巴喬夫是誤入歧途的改革家、對經濟改革一籌莫展的木偶，也有人認為他是終結冷戰的英雄、嚮往自由化的蘇聯新人。這些評論從不同側面揭示了戈爾巴喬夫的政策後果和歷史遺產。本文提出一種新的評價：戈爾巴喬夫是革命和冷戰的產物，是深受蘇維埃思想影響、以激進手段終結冷戰的革命家。

戈爾巴喬夫生於俄國十月革命之後，幼年成長於蘇聯體制日臻成熟的斯大林時期，其高等教育和職業發展則完成於冷戰年代。他對革命抱有浪漫化想像，崇尚激進的解決問題方式。由於兩極隔絕、對抗的氛圍，他對蘇聯和西方都一知半解，頭腦中充滿了蘇聯意識形態的政治正確，在高估蘇聯國力的同時，對西方民主和市場經濟的形成歷史都不甚了了。他的改革因此兼具革命和冷戰色彩，一方

面能在短期內釋放自由、緩和大國對抗，另一方面也因為封閉條件下的認知局限，在經濟發展、國際關係和民族問題留下諸多隱患。

戈爾巴喬夫是折射過去與現在的稜鏡：看似對立的共產主義革命與西式自由化之間實際存在着千絲萬縷的聯繫；享受着特殊信息渠道的精英一樣會被本國的政治正確規訓和蒙蔽；位高權重、自信能夠改變歷史的超級大國領袖，自身也是冷戰年代封閉和偏見的產物。

一 學術界對戈爾巴喬夫的既有評價

關於戈爾巴喬夫的既有評價主要有四種，從不同側面揭示了戈爾巴喬夫的個人性格、身處的結構情境和同代群體的特點。

第一種認定其為經驗不足、信仰淡漠、誤入歧途的改革家，是導致蘇聯共產黨垮掉的一代。這種評論指責



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兼具革命和冷戰色彩。(資料圖片)

戈爾巴喬夫，認為他對西方讓步過度、丟失了蘇聯辛苦獲得的地緣政治空間^①，以及在國內改革中急於求成，造成並不必然發生的經濟崩潰和社會災難^②。近距離接觸過戈爾巴喬夫的批評者，往往將此歸咎於他的個人品性和工作作風，稱其好大喜功、愛慕虛榮、浮躁易怒^③。而更具社會學色彩的解釋認為，「戈爾巴喬夫現象」是整整一代蘇共高級幹部的集體病症，源於蘇聯「老人政治」突然終結後年輕領導晉升過快、缺乏政治經驗^④。

第二種評價較為正面也較為宏觀，肯定戈爾巴喬夫結束冷戰的歷史性貢獻^⑤。這一評價是西方學術界主流，也來自與戈爾巴喬夫本人有過合作的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夫人、里根(Ronald W. Reagan)和布什(George H. W. Bush)政府成員^⑥。持有比較歷史視角的學者甚至認為，蘇聯這樣的多民族帝國能夠和平解體，在近代歷史上實屬罕見。如果沒有領導者的執著、睿智和決斷，蘇聯解體完全可能引發奧匈帝國、德意志帝國崩潰時的災難性後果^⑦。

第三種理解同樣較為正面：戈爾巴喬夫成長於極權政體之下，卻有着難能可貴的自由主義心智。這種觀點認為，戈爾巴喬夫的世界觀和知識儲備形成於去斯大林化的「解凍」時期。受惠於這一時期較為寬鬆的知識氛圍和政治環境，這一代蘇聯知識份子對西方文明有一定的正面接觸，在步入中年、執掌最高權力後則積極推動蘇聯變革，實現年輕時寄望的「人道社會主義」理想^⑧。這種觀點強調戈爾巴喬夫的能動性和自覺性，因而與左翼的「叛徒論」指責在事實描述層面頗有暗合。

第四種評價來自經濟學家，他們認為戈爾巴喬夫只是歷史結構的木偶，既沒有卡里斯馬權威(charismatic authority)，也沒有官宦世家背景，是一位憑藉良好教育、邊疆背景和貴人指點而平步青雲的寒門子弟。面對盤根錯節的利益集團，他和許多同僚一樣一籌莫展，只能在僵化派和市場派之間搖擺，甚至將經濟議題邊緣化或擱置^⑨。面對蘇聯官僚盜竊國有資產的狂潮，他也一樣無能為力，不知不覺走上顛覆蘇聯的道路，留下一個寡頭橫行、犯罪猖獗的經濟亂世^⑩。

二 革命和冷戰對戈爾巴喬夫的影響

本文從革命和冷戰視角出發，提供一幅更具縱深感的肖像。與蘇共先前的領導人相比，戈爾巴喬夫有兩個特點。他是第一位(也是唯一)出生在十月革命以後的蘇聯總書記。這一點不同於年長一輩的蘇共領袖勃列日涅夫(Leonid I. Brezhnev)、安德羅波夫(Yuri V. Andropov)以及契爾年科